

懷念臺灣國樂拓荒者—— 恩師孫培章先生 臺灣國樂範先（一）

文 / 陳劍亭¹
圖 / 陳劍亭、萬智懿

1952年我參加中國廣播公司國樂進修班第三期，跟隨班主任高子銘老師學習南胡。半年修業期滿後就開始正式參加中廣國樂團演奏。初時因我技巧尚未純熟，時有跟不上樂隊的地方，幸有位置坐在前面的老師及前輩們的帶領，我就把聲音拉小一點，跟著大家輕聲瞞過。

中廣國樂團每次演奏會中，時常都安排有南胡、古箏、琵琶等獨奏穿插在節目中。在這些器樂獨奏中，我最喜歡孫培章老師的琵琶獨奏，我心裡漸漸產生學習琵琶的念頭，而且這念頭與日俱增！有一天我終於拿出很大勇氣向孫老師表達我想學琵琶的意願！孫老師他不假思索的答道：「我不想教學生！」孫老師的答覆好像一盆冰水從我頭頂上直潑了下來！我的心裡不敢再存學習琵琶的奢望！

1950年代前在臺灣買中樂用的樂器並不容易，只有臺北延平北路二段福玉華商號，雖兼賣月琴、笛子等簡單的樂器，以及琴弦、松香、笛膜等零件，我們國樂團樂友要用琴弦、松香、笛膜都是向福玉華購買。這家商號老闆的兒子李明松與我是同鄉，恰好同我是同一個辦公室的同事，多半都是託我代購。孫老師（培章）有一把舊琵琶，使用年久，琴上的竹品因嚴重磨損無法再用，他託我帶交福玉華修理。李明松知道那是樂團一位老師的樂器，他店裡師傅確實用心把它修好。老闆不肯收取修理費用，而且孫老師也非常滿意。

1954年臺北中山堂演出古裝話劇《董小宛》，由中廣國樂團老前輩：高子銘（笛子），周岐峯（南胡），孫培章（琵琶），奚富森（笙），陳孝毅（鑼鼓）等幾位老師擔任樂隊伴奏，董劇演出時間前後共有十六天，其中有一天周岐峯老師因事請假，高（子銘）老師臨時通知我帶南胡去代班。劇演一半，中間有二十分鐘中場休息的時間，老師們坐著閒聊，孫老師突然對著敬陪末座的我，問我：「你不是想學琵琶嗎？那麼每星期來我家一個鐘頭，我可以教你彈琵琶，不過現在沒有樂譜，你必須幫我整理。」對學習已經不存任何希望的我，真是喜出望外。

第一次上課，老師問我：「你自己有琵琶嗎？」我說：「沒有，請問老師，要到什麼地方去買？」孫老師說：「現在臺灣買不到這種樂器，我可以把上次你替我送去修好的琵琶借給你使用。」第一首學的曲子是《飛花點翠》，老師給的譜子是用蠟紙在鋼板上刻寫後油印出來，印刷品的紙張又破又爛，因年久，字跡均已模糊不清，我只能彈一句寫一句，像是做筆記，以便帶回家整理，進度很慢。所以頭一年，我只學了兩三個曲子，到了第二年才漸漸提速，把琵琶所用的各種彈奏的指法，也學習得更為嫻熟。到了1955年，在樂團裡不再拉南胡，而改為彈奏琵琶。

¹ 作者介紹：陳劍亭老師 1925（民國 14）年生，福建福州人，1946 年來臺。1952 年（27 歲）利用公餘報名參加中國廣播公司國樂進修班第三期，師承高子銘先生，國樂進修班訓練結束後隨團見習，不久即成為正式團員。28 歲開始學習琵琶，受業於孫培章先生，1963-1973 年擔任中廣國樂團琵琶首席。陳劍亭老師今年 100 歲，見證臺灣現代國樂軌跡超過 70 歲月，堪稱臺灣國樂界的瑰寶。本文以陳劍亭老師第一人稱進行撰稿。（萬智懿）



1952.11.15 臺大校友慶薰風首次盛大公演在中山堂，由孫培章演奏《春江花月夜》



1969.06.04 指揮菲律賓華僑四聯樂府於屏東師專演出

學無止境，我對自己彈琵琶的技巧也有了更多的要求，每星期照常到孫老師家裡上課，他教導的益發嚴格，在他悉心教導之下，我自覺我彈琵琶的技能有明顯進步，完全能夠適應樂團對我的要求。

參加中國廣播公司國樂進修各期訓練的學員總共人數不下一百餘人，而結業後願意留在國樂團服務的實際人數僅約十五、六人，加上公司原有的前輩團員，總共約二十二、三人，在當時已算稍具規模的音樂團體，由於大家的努力，演奏的成績都得到了好評，深受社會各界重視，並被政府指派前往泰國慶祝該國制憲紀念演奏。在泰半個月，共演奏13場。1957年又被派參加中國青年訪問團前往美國，先是參加道德重整會開會，然後再到各主要城市訪問並舉辦演奏會，宣慰僑胞。

我們的演出每次都獲得如雷的掌聲！這許多掌聲是榮譽。它也震醒了我的心靈，提升了自我生命的價值，也策勵自我修身美德的期許。我平日在公路局的工作，既煩瑣而且有壓力，覺得終日心煩氣躁。自從學習琵琶，精神有了寄託，自覺情緒獲得緩解，這種心靈的解脫，應是恩師給予我莫大的賞賜。

世事難料，好景不能長久，正當我陶醉在安樂的日子裡，突然我工作有了重大的變動。1959年我所服務單位的第二分隊奉命辦理東勢至豐原段產業道路拓寬改善工程，因係美援委託辦理，按合約規定，要全部用機械施工。我們工程隊裡五、六個機務工程人員中，只有我曾經擔任過保養場長等職務，有實際臨場管理機務工作的經驗，所以我被指派往東豐路工地，擔任機務主管職務。進修班卒業而願意升入國樂團的團員，都是為了興趣而參加的義務工作者，因為沒支領薪給，所以我們進退也沒什麼嚴格的約束，不過我還是慎重的以請公假的方式向團裡請了一年長假。

1959年農曆正月初一，我到孫老師府上拜年並且辭行，因為再過5天我就要到豐原工地報到，一方面也要把孫老師借給我的琵琶還給他，孫老師認為一年時間很快就會過去，希望工程結束仍能調回臺北，公餘仍然參加國樂團活動，琵琶仍要我帶在身邊，有時間要多加練習，以免生疏。

東豐路工程頭半年進行得很順利，詎料到了8月因一場八七水災，我們工地受損不輕！與此同時，彰化地區因大肚溪鐵、公路橋樑均被洪水衝毀，全省南北交通嚴重受阻，我們奉命，東豐路工程暫時停工，由我帶著全部機具、技工、司機、作業手前往彰化協助搶修大肚溪橋兩頭引道，去了兩個多月，然後回到豐原工地趕工，甫及完工，又奉令整個分隊調往後里，辦理頭份至豐原的道路拓寬工程，時間過得很快，不知不覺我待在臺灣中部工地已經超過了四年！

到了1963年，有一天忽接孫老師來信，欣悉他已接任中廣國樂團團長的職務，希望我想辦法調回北部工作，公餘可以參加國樂團活動。於是我家裡兒女幼小，需要照顧家庭為由，請求調回北部工作，終於如願獲准調回臺北。返北的第二天我就先去拜望孫老師，他囑我即刻歸隊。隔天的晚上乃是團練的時間，我帶著那可愛的琵琶及早到團報到。又能跟闊別四年的各位樂友同堂演奏，真是快樂無比！

孫老師除了擔任中廣國樂團團長及指揮，同時也兼任中廣公司音樂組副組長的工作。孫老師認為：「國樂在臺灣是一塊處女地，有很多發展的空間。」他在音樂組副組長職責範圍內，儘量安排國樂節目的播出，例如：早上開播時先以國樂做導引，晚間收播時也用國樂做尾聲，轉換節目時用國樂做橋樂；在廣播劇及許多節目中儘可能用國樂做背景音樂，於是大大的提高了國樂的曝光率！

為了改善國樂的音效，先從擴大團員陣容著手，於是邀約大鵬國樂團劉俊鳴、夏炎、沈國權、謝仲麓、徐敬明、李劍鋒、李輝及幼獅國樂團郭緒孝、李光華、曹乃洲以及萬士志等十多人參加中廣國樂團的活動。中廣國樂團團員人數從過去的二十幾個人，一下增加到了三十餘人，一時聲勢大增。原本每星期錄音一次，增加為每週一、三、五，共錄音三次。此外為了改善錄音品質，另由音樂組在錄音室裡添購了不少新的器材和設備。



1958.05.15 伊朗國王訪華資料彙編：蔣中正暨夫人蔣宋美齡歡宴伊朗國王國樂演奏節目單



宋美齡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國宴上欣賞中國樂器表演〈領袖照片資料輯集（三十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50101-00039-041

接著與救國團聯合，每年利用學校放暑假期間舉辦夏令國樂研習營，對學員灌輸中國音樂理論、知識和技術，前後共辦七期，每期學員人數，逐年都有明顯增加，足證夏令營成果，很是豐碩。繼而，為了響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每年十一月十二日起孫老師必是親自率團前往中南部各縣市舉辦為期一個星期的國樂演奏會。這也就是在提高國樂的能見度，也帶動了臺灣國樂的蓬勃發展。

由於知名度的提高，中廣國樂團時常被各界團體邀請在集會中安排國樂演奏節目助興，其中以國宴會場的表演極為慎重！每次在國宴中演奏，總統蔣公都是認真聆聽，有他喜歡的曲子有時還會傳諭重複演奏一遍。

鼓勵團員創作國樂新的樂曲，成果頗為豐碩，時常都有新的作品問世，其中《陽明春曉》、《風吹草低見牛羊》、《出塞》、《毋忘在莒》、《山地歌舞》、《一車兩馬》等都是經典之作。

孫老師另外有一個政策也執行得很成功，他推薦團員到各學校去擔任「學生課外國樂活動」指導老師，收效非常明顯，極受校方歡迎，只可惜能出去的團員人數有限，無法配合許多學校的需求。

孫老師執掌中廣國樂團團長後，他努力推動國樂發展的工作，十年期間中，臺灣國樂有了許多明顯的變化：

1. 專門經銷國樂樂器的商店增加了好幾家，樂友需時隨處可以買得到。
2. 有幾所大專院校，增開國樂科系課程，培育了不少國樂人才。
3. 有幾個縣市都有國樂團隊的設立，彰顯文化新的變化。
4. 政府教育機關每年都舉辦各種國樂團隊演奏及個人器樂獨奏比賽，大大提高了國樂的水準。

推動國樂發展的成功，孫老師的辛苦沒有白忙，他已替臺灣國樂事業鋪設好康莊大道，讓後繼者躍馬奔馳。1973年，孫老師功成身退，他從中廣國樂團團長職位上退休。無官一身輕，他移民去了美國，與兒女共同創辦完全屬於自己的事業，他在佛羅里達州開設了一家汽車旅館，與家人共度快樂安定的生活。



前排左起林沛宇、黃顯鈿、沈國權、王德春、李鎮東、孫培章、楊秉忠、朱譜祥